

末

狀

三

愛

代

元

角

· 張 或 弛 ·

狀元·舉人·綉聖針神

末代狀元張謇，和一代綉聖、針神沈壽之間的三角愛，一段「情」，人言言殊，聚訟紛紜。事件持續十一年，雙方爭論十八載，及至沈壽女士謝世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猶仍是一個不解的謎。然而，却無可否認係自晚清以至民國，最轟動的一宗公案，頂頂耐人尋味的一段羅曼史，誠如三角關係中的另一男主角，沈壽的丈夫，浙江舉人余覺，在民國三十七年，大陸淪陷之前，手撫愛妻「髮綉」，老淚縱橫，感慨系之所說的：

「願賢一搯燕許之筆，說句公平話，讓天下後世，不要因為任何一方片面的言詞，或者以訛傳訛的當作一般才子佳人間艷聞相看。這應該是三方面：張謇、余覺、沈壽的人格表現。」

從民國十年以迄晚近，海內外報章雜誌以張謇、沈壽之戀為題的報導與論評，誠所謂汗牛充

棟，不知凡幾。近二十年來，左舜生、邵鏡人、高拜石、宋希尚等諸氏俱曾參與其列，余覺的入室弟子，台大主任祕書錢佚樵，尤其有「張謇與沈壽」專書出版。可是，或為輾轉傳聞的一鱗半爪，或將當事人提供之資料和盤托出，既成公案，即應有所論斷，凡此評論報導，當然不能將這一段一拖五十年的懸案加以澄清，得出一個是非自有公論的結果來，便愈發使讀者撲朔迷離，莫知所從了。

本文之作，希望有以使中外讀者瞭然全部公案的經過，作公正的論斷，從而發出會心的微笑。

筆者先談沈壽——

我國的刺綉藝術，可以上溯到春秋時代，詩經秦風「終南」，就有：「黻衣綉裳」的形容，自春秋到現代垂三千年，唯一有「綉聖」之譽的，便首推姑蘇美人，得年僅四十八歲而鬱鬱以歿的沈壽。沈壽的天生麗質當然無須在下的拙筆描

繪，但從末代狀元張謇在沈壽歿後所作的惜憶詩四十八絕句中隨手拈來若干佳句，也就不難想見。因為，張狀元的這四十八絕句是：「沈壽逝後，屏居西山村廬，日與沈壽遺像相對，哀慟之餘，而寫成的。諸如：

「江南愛說採蓮謠，蓮葉分明接畫橋，橋有東西人宛在，是誰將淚與波消。」

不錯，採蓮謠是樂府江南弄七曲之一，由梁武帝蕭頤所製，向來以此形容絕世佳麗，例如著名的「張靜婉採蓮曲」，便是梁代羊倜為他的絕色舞姬張靜婉而作。

又如——

「秋清冬凜接春溫，弱不禁銷綺樣魂，霜露已呈星月在，人天何處覓餘痕。」

此外還有——

「聽唱吳娘白紵歌，不分明隔一條河，兒時曾記親庭拍，說到親庭淚眼波。」

白紵歌，也是產自蘇州的古典歌舞，原由梁

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爲四時白紵歌的，古人曾盛讚白紵之美，有謂：

「質如輕雲色如銀，制以爲施餘爲巾，施以光澤巾拂塵……」

可知就是現代的水袖舞所源自。張狀元「傷悼」，一再的拿沈壽比做吳中絕中舞姬，以沈壽的姿容而論，似乎比張靜婉之流稍微遜色，不過談到身份，末代狀元的比擬，就有點不倫不類。

沈壽世居蘇州閶門內海宏坊，和筆者的蘇州

老宅同一條街，海宏坊亦街亦巷，並不很長，自來出的人物却不少。遜清道光年間以大學士領樞府的潘文恭潘公世息，這位狀元宰相就在海宏坊擁有一座最大的寶第，恰在筆者幼時就讀的海宏坊小學對面。潘文恭公在道光一朝久居揆席二十年，當時和他同在軍機處的三位相公，穆彰阿、



綉聖、針神沈壽在南通時攝

覺羅寶興和卓秉怡都是他的門生，因此他曾有一首頗爲得意的小詩，以紀其盛：

翰苑從來重館師，卅年往事試尋思，卽今黃閣三元老，可憶槐廳執卷時？

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八年，能有他這麼大的口氣的，確實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

### 海宏坊裏小家碧玉

民國以後的大畫家王秋眉，是筆者的姨丈，就住在舍下的後進，蘇州城外，他也另有別業。筆者兒時，從外祖母、諸姨婆、姨母、家母處，聽說過不少有關沈壽女史的童年故事，沈家在海宏坊當屬小康之家，她的祖父沈廷榮，習儒，不曾中過科舉，在洪楊之亂裏毀了家，逃到揚州去做書吏，前後有二十年光景。後來回到蘇州重築故居，也還是在海宏坊。

沈壽的父親沈椿，也曾讀過經史，浙江鹽運使署遊幕，先後二十餘年。母親宋氏，共生三男二女，其中倒有三個夭折，祇剩沈壽的長姊沈立，字鶴一。沈壽在五兄弟姊妹中年紀最小，她的姐姐整整大她十歲，所以她也可以說是這位姐姐自幼帶大的，兩姊妹直在沈壽之死，很少長期別離。

沈壽之逝，高齡六十九歲的末代狀元張謇，曾經給她寫了四篇洋洋洒洒，情文並茂的文章，如「記爲沈雪君哀辭靈表之緣起」、「雪宦哀辭，有序」、「世界美術家吳縣沈女士靈表」，暨「作沈雪君哀詞後靈表前答余冰臣（覺）書」，

其中一再盛稱沈壽：「聰孩聽於襖襟兮，辨鷓鴣之市聲；潔踐履於學步兮，濁阻矢而避行」，「市糕過門，聞聲能辨，驟隨學行，迂避禽穢」，……事實不但不足以表現沈壽的特別聰明有潔癖，反倒說明了沈壽是出生於窄門淺戶，小戶人家。因為，在筆者的兒時記憶之中，海宏坊一帶，賣零食的小販穿梭般來往，什麼糖粥、酒釀圓子、餛飩、白菓……市聲嘹亮，此起彼落，襖襟中的小孩，十中八九都聞聲能辨，吵着要買，不算什麼稀奇事。大戶人家則五進七進，庭院深深，不但不大容易聽得見，而且也絕少准許買了來喫。至於「濁阻矢而避行」、「迂避禽穢」，那也不是大戶人家所可見的現象。由而可知沈壽的家境並不怎麼好。不過，她從小聰慧，愛整潔，不與羣兒爲伍，從不高聲啼哭，不作過份要求，當然是贏得父母鍾愛的乖女孩。



沈壽的丈夫，浙江舉人余覺，字冰臣。

幼年時期，除開父母，沈壽的長姐沈立，對她影響也是相當的大。沈立是個老處女，她始終依妹而居，也可以說她是跟沈壽相依爲命的。沈壽在襖襟中時，多半由她這位大她十歲的長姊抱着，稍微大些，又由沈立帶她學步。七歲，沈立在家刺綉，沈壽便幫她姐姐穿針綉線。八歲那年，沈立教她綉花，沈壽對這一方面很有天才，進步得非常之快，一時大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概，使她的父母姊姊十分之歡慰。十一二歲她就以綉工馳名鄉里，同時也開始認些個字，讀讀詩文。在她十二三歲到十五六歲這三四年間，仗着沈立、沈壽兩姊妹的孜孜矻矻，埋首綉花棚上，也曾替家裏賺過不少的錢，貼補貼補家中用度。據說，兩姊妹經常辛勤工作到午夜，都還應付不來各方的訂件。

沈壽十六歲那年，浙江紹興籍的秀才余兆熊，字冰臣，號冰人，後又改名余覺，央人前來提親。余覺美豐姿，書也讀得很好，文章和書法都很不錯，但是張狀元却說他「少年任智而給癖」，因此，使沈壽的父親在議婚之初，頗爲猶豫，曾經一再的拒絕，巨耐余覺「載却載求」，方使沈壽的母親「怵媒言，久乃納贖」。事實上，余覺向沈家提親始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沈壽十六歲，而到第二年方始訂婚。二十歲上，沈壽便嫁到了余家。起先，兩夫妻的確是很恩愛的。

### 綉藝精湛天下第一

關於沈壽結婚後生活情形，張狀元、沈立、余覺，三方面都衆口一詞，認爲郎才女貌，幸福美滿，照余覺的說法：沈壽既美且慧，尤其刺綉之精，遠勝於露香園，露香園在上海九畝地，現今的露香園路便是明代園址的所在。這座露香園是明代道州太守顧名儒，和他的令弟顧名世相繼築成的，「露香園」三個篆字係由趙孟頫所書。由於園中顧家女眷世代嫻於刺綉，從而以顧綉名聞天下，成爲江南綉法的代表名詞，顧綉的創始者是顧名世的兒子顧匯海之妾繆氏，再加上顧名世的次孫顧壽潛善畫，顧壽潛之妻韓希孟精通六法，工繪花卉，尤有顧名世的曾孫女早年守寡，家貧無以爲生，她靠謀徒暨出售綉品渡日達三十餘年，方使顧綉聲名大噪，舉世皆知。所以顧綉實在是露香園顧家歷代而成的技藝結晶。余覺曉得這個掌故，所以他也曾爲沈壽每天輟讀半日，伴着她的愛妻研究綉法，尙且以筆代針，夫妻合作，他說他積十年如一日之功，使沈壽臻及針神、綉聖的崇高地位。

沈壽和余覺是在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夏曆十二月二十三日結婚的，婚後有一年半住在沈家，那是兩夫妻最恩愛的一段時期。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遷居紹興楊家園余寓，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余覺的母親病逝，小兩口遵禮成服，哭之甚哀。翌年先搬到鹽菜巷建立小家庭，不久余覺應上海製造局一位潘道台之聘，担任西席，兩夫妻又遷往上海定居，直到光緒二十七年（一九〇一），余覺中了舉人，沈壽才跟他回到紹興祭祖，旋即返滬。

至於沈壽的長姐沈立，在沈壽出嫁以前確曾和她形影不離，姊妹二人感情特別的好，甚至當沈壽成婚後還沒到上海去的那五六年間，兩姊妹仍舊經常見面，不時切磋繡藝。唯有在余覺、沈壽夫婦居住上海的那四年間，方始不在一起。然而一到余覺、沈壽雙雙赴京，為慈禧太后祝嘏呈獻佛像，沈立又跟這兩夫妻同行。據她的說法是：「後至北京、天津、南通，立與妹皆共事一處，又一日未離。」所以沈立在沈壽死後，由於張狀元和余舉人打起了筆墨官司，她曾公開向南通日報記者發表談話，詳述「亡妹遺恨」，她說她曾作過統計，沈壽婚後受到余覺的欺侮，和余家人的凌辱，共計二十五次之多。照沈立的說法：沈壽嫁給了余覺以後，她一生所受的冤苦，因為她怕父母為她傷心，一向隱忍不提，但是她這個長姊却「無有不知」的，因為沈壽有時候實在「受不了」，唯有告訴沈立，「往往姊妹相對而泣



壯年時期的末代狀元張譽

，無人知也。」她用不勝憤激的語氣告訴記者們說：

「我的妹妹將死之前三四年，屢次發病，都會憤恨流淚，向我傾訴，我極想把妹妹一生的痛苦寫成一張冤單，等她死後拿來發表，可惜我的文筆不足以表達，後來又因為我自己生了病，也就更沒法完成了。」

沈立所說的「亡妹遺恨」，多半是沈壽逝世以前那幾年的事。其中比較嚴重的，諸如民國十四年四月中，余覺再到南通，她妹妹的鼓脹病已經從腹部腫到胸部，情況危殆。余覺却逼沈壽要一只金鋼鑽錶去押錢，沈壽怒而拒絕，余覺氣勢汹汹，沈壽便說：

「金鋼鑽錶是我一生心血結晶所換來的，這是名譽有價的證據，我縱使餓死，亦必珍藏勿失，你要拿押錢，那將使我的人格掃地，叫我貽笑世界人士，除了這只金鋼鑽錶以外，其它的東西，隨便你拿去好了！我決不吝惜。」

沈立說：余覺聽了沈壽的這一番話以後，立刻便自己打櫃子，取了唐閣織物公司的二百元股票，拿去押了五十塊錢。余覺一離開沈壽的房間，張狀元便來探病，沈立先跑出去告訴了他。然後張狀元來到沈壽的病榻之前，沈壽「忿極含淚直訴，語咽幾不能續。」——這便是沈壽的第二十五次受氣。

沈壽為什麼如此看重這一只金鋼鑽錶呢？原來，那是義大利皇后的贈與物。

### 不可說乎如之何呢

對於余覺的指控，沈立所謂的「亡妹遺恨」，最嚴重的一樁「恨事」，也無非如此這般而已。可是，在張狀元的洋洋八千餘言的「悼亡文」與憶情詩中，可就余覺說得不堪之至，罪大惡極了。張狀元何以會曉得人家的夫妻間事？據他說是：「若非問疾親知道，寧肯微詞有短長。」分明是說當他探疾之際由沈壽親口告訴他的。別人死了老婆，何勞狀元公「仗義直言」，儘情揭發人家的閨房之私？狀元公也有一段義正詞嚴，「理直氣壯」的解釋，他說：

「……生平見男子薄待有行義女子者深惡焉，故與賢（按指余覺）與雪君（沈壽）之分際，當加衡量，深覺其不公允，而特於哀詞發之，以哀含痛畢世之長逝者也。」

不過，終張狀元一生，對於人家的老婆大發哀詞，也僅祇這一次而已。

張狀元給余覺之妻沈壽寫「哀辭」、「靈表」及其緣起，屢屢用上了「然一二有意識，明大體者，而遇人不淑，幽憂抑鬱成疾，而至於死。」始病屢見，即語冰臣（余覺），冰臣答：此老病，吾非醫，屢話何為？……自此強忍不復言，而至於劇，余訝焉！「美弱質之婉孌兮，疆當家而阻勉。鍼夜分而勿停兮，晝具一門之堂饌。勝半跪而不勝顛兮，水亦汲而暑爨。儷胡俗而服姑勞兮，旁逮於小姑之盥澡。孚不周兮，然疑譽亦僅兮論訕。諱百佛以釋親愛兮，獨登樓而

飲澆。婦三歲而不孕，謂不宜於胤續。……謹一豆以待姑兮，簋每六而供酢。……三月墮胎，而漠若無恙。……諸如此類憤悱激越的詞句，委實令人啓「吹皺一池春水，干卿底事」之疑竇。沈壽是余覺的老婆，張狀元的一位女職員。奈何人家在家裏做多少事情，和婆婆、小姑相處如何，乃至於老太太一頓吃一味菜，姨太太却有六盤菜也要大書特書，管將起來，張狀元愛護僚屬，誠所謂古之未聞，今亦罕有，此公未免精力太過剩了。怪不得余覺在沈壽死後，張狀元越俎代庖，替她主喪、營葬，尤其爲之杜門謝客，守廬守墓。她的丈夫余覺反而被屏諸在外，不得與聞。余覺憤慨莫名，無可奈何之下，曾經在自家門前，掛了一副傳誦全國的沉痛對聯：

佛云：不可說不可說！  
子曰：如之何如之何！

張狀元沈綉聖的「羅曼史」，便在這「不可說如之何」六個大字之中。

針神、綉聖沈壽的一舉成名天下知，她的丈夫余覺誠然功不可沒，光緒二十九年（一九〇三），慈禧太后七十大壽的前一年，便由余覺設計，沈壽趕工，精心綉製八幀佛像，準備委請商部進呈，爲慈禧祝壽。沈壽爲了如期完成這一項彌足珍貴的禮物，還曾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那一年她三十歲，婚後十年才懷頭一胎，竟因而小產，使她終生不育。張狀元在沈壽的靈表中說她：「三月墮胎，而漠若無恙。」其實是不符事實的，所以往後當余覺憤而向他質問，張狀元在開宗明義力稱：「僕前文固無一字嚮壁虛構者」以後，

也不得不承認：「當時誤記，已改正。」同時又饒上一句：「墮胎是賢（指余覺）液纏浦姓婦時事」。連女職員丈夫的私生活都打聽得這麼清楚，可以稱得上是天下奇聞了。

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慈禧七秩華誕，沈壽的八幅佛像全部竣工，兩夫妻偕同大姨子沈立，聯袂晉京，請准商部進呈慈禧。慈禧一覽之餘，甚爲激賞，愛不釋手，她曾傳旨嘉獎，命余覺、沈壽參與御宴，賜「福」、「壽」二字，頒發雙龍寶星商部四等勳章，使這一對舉人夫婦，沐受無上榮寵。從此，余覺改名余福，沈雲芝也開始以沈壽爲名。

### 義王義后驚爲奇迹

慈禧太后非常愛重余覺、沈壽兩夫婦的卓越才華，對他們獎掖拔擢，恩詔頻頒。同時慈禧也有心發揚文化，提倡國粹，她畀余覺、沈壽以重任，責成商部，在北京成立綉工科，欽派余覺爲綉工科總辦，沈壽爲總教習。只這便是綉藝在中國正式成立學校之始。而且，也開了專制時代夫妻同寅的先例。所以余覺要說：

「余無妻，雖智弗顯，妻無余，雖美弗彰。故世咸以嘉耦目之。」

這幾句話，倒不失爲持平之論。無論如何，余覺沈壽兩夫婦以綉藝獲得慈禧太后的青眼相加，總不失其爲一則美談。

慈禧對於余覺、沈壽兩夫婦，的確是相當眷顧的。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秋，慈禧又派他

們前往日本，考察日本刺綉藝術。在這一回的考察行程裏，沈壽很能把握機會，她聚精會神，分秒必爭，利用短暫的時光，悉心觀摩，深入其精髓，她辨認了日本刺綉的宗派，及其獨特手法，從而也使自己的信念益更堅強，中國綉藝，舉世無匹。尤其她自己積二十三年苦功，以及她丈夫余覺十來年的盡心輔導，相互研究，她深信自己的綉藝業已登峯造極，無與倫比。

從日本返國，先回上海。余覺、沈壽夫婦旋即接獲商部催促北上就職的電報。因爲商部已在北京馬盤園設立了綉工科，後來，又搬到豐盛胡同。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又在蘇州開設福壽綉廠。

清廷商部所辦的綉工科，在北京城裏，天子脚下前後維持了七年。在這七年裏面，始終是由余覺擔任總辦，沈壽擔任總教習，沈壽的大姐沈立，也是綉工科裏的要角之一。在這一段長時期裏，他們三位通力合作，確曾造就了不少人才，爲中國古老的綉藝大發異采。尤其是在余覺的盡心擊劃之下，她們還匠心獨運的，很做了不少國民外交工作。

例如，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沈壽三十六歲，她在綉工科總教習任內，即由余覺的指導，用一幅義大利皇后肖像做藍本，綉成一幅活脫紙上，呼之欲出的綉像。使義后一瞥之下大爲驚奇，認爲是一項藝術的奇蹟。義大利皇后曾請義皇親筆致書滿清朝廷，頌揚中國藝術的精湛偉大，永垂不朽。同時並以義大利最高勳章，聖母瑪利亞寶星勳章回贈宣統皇帝。對義大利皇后綉像

的原作者沈壽，則頒以皇家徽章，金鋼鑽手錶。然而，中國所獲得的最大收穫則為：義皇的答謝函上，一再表示中國藝術之精妙着實歎為觀止，為歐西國家所望塵莫及，大為增高中國的國際地位。

宣統二年（一九一〇）沈壽三十七歲，她奉派為南洋勸業會綉品審查員，就在這一年的五月，她由夫婿余覺陪同，雙雙赴南京報到，開始進行審查工作。就在這時候，她遇見末代狀元張馨。

張馨，行四，字季直，號齋翁，出身貧寒，祖先是賣担担糖的，從賣担担糖薄有積蓄開升糖坊。所以張馨一出生，就此身為糖坊的小老闆。他誕生於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比綉聖、針神沈壽大二十一歲。張狀元和沈綉聖相逢的那時候，狀元時年五十八，綉聖芳齡三十七。

### 狀元公一見鍾情乎

張狀元和沈壽是怎樣見的面，如何認識的？狀元公與余舉人，就有兩種不同的說法。張狀元說：

「我起初根本就不曉得世間有沈雪君（壽）其人，宣統二年江寧（南京）舉行南洋勸業會，商部聘我擔任審查員，那審查工作是分科辦事的，雪君由部令派為綉科審查員，我見到他所辦事的古綉和所評定的湘綉，既精確，又嚴正，看到她親手綉的山水人物，巧奪天工，由而深愛其藝，但却未和她認識。倒是因為同任審查工作，

跟余冰臣（覺）交上了朋友。不久以後，我送一名南通女生到北京，學綉於雪君。宣統三年我到北京城，前往探視那位女生，順便訪晤雪君，可是她正在上課，仍然不曾見着。民國三年我再赴京師，當時雪君在天津避兵禍，向張都督借種種園舍辦綉學校，我路過天津時又想去看看她，偏巧另有他事未果，祇見到她學校裏的一名楊姓庶務，聽他談起雪君倉皇避兵所受到的損失。又提及她辦的學校學生少而開銷大，很難長久維持。早先，南通女子師範所辦的女工傳習所，其中也有編綉等科，始終乏人主持，於是我便問起她可否赴南通任教，剛好雪君也要結束天津方面的事務回南方，所以由冰臣代為應允，然後他們兩夫妻同到南通來，跟我見了一面，再折回天津辦理結束，雙方約定明年開學再到南通，這便是我結識雪君之始。」

如果張狀元的這一段憶舊溯往沒錯，那麼，他初次見到沈壽，是民國三年在南通，而非宣統二年在南京。尤其，他是先跟沈壽的丈夫余覺結而為友，三年多以後才見到沈壽的。更重要的一點是，他邀沈壽赴南通任教，竟跟沈壽所僱用的一名楊姓庶務所談起，而由余覺「認可」。

然而余覺的說法却大大的不同了。他首先指出：民國三年，沈壽已被張狀元堅邀到南通，出任女工傳習所所長，兼刺綉教員，而他自己却在一年以前，亦即民國二年，就已經在南通任事。至於認識張狀元，猶在宣統三年四月間，余覺曾經詳述他結識張狀元以及辛亥那年前赴南通相投的經過。照他的說法是，宣統三年（民前一年）

（四月，張狀元因為考察蒙古實業過北京，曾赴商部綉工科訪晤余覺，見了一面，談話半小時，但却「無杯酒之交，無左右之譽」，到是商部侍郎楊士琦有一次請張狀元喫飯，在席上問他：

「我公這趟北來，曾否物色到什麼人才？」

張狀元回答道：

「我看綉工科的余冰臣，倒不失為一個人才。」

同座有一位商部參議邵厚甫，把楊張二人的這一番對答告訴了余覺，余覺深以獲得末代狀元、實業大王的推許為榮，認為張狀元是「傾蓋中之知己」，辛亥那年，因而往投，却又有邵厚甫攔了他一攔，意味深長的說：祇怕南通不是棲鳳之地啊。

余覺却坦然的說：

「我輩以忠信篤敬，即使是蠻貊之邦，也可去得。」

余覺到南通任事一年後，芳齡四十初度的沈壽也翩然來到南通了。

余覺不曾提起張狀元和沈壽初次見面的時間，張狀元却將時間挪後了三四年，祇是並不否認早已「愛其藝，而未識」，且會主動的撥冗訪她兩次。事實上，張沈相識確在宣統二年的南洋勸業會共事三月期間，沈壽負責審查古綉，充份發揮了她對中國綉藝的豐富智識，當時張狀元正得了一批綉屏，綉的是董其昌的畫。他請沈壽為他鑑定，沈壽才打開第一幅，一監之下便說：

「這是露香園的精品。」

當下，張狀元大喜過望的問：

「妳何以曉得呢？」  
沈壽嫣然一笑的答道：

「這從針法上可以很明白的看得出來。」

明明有此一會，而且張狀元對沈壽的印象極其深刻。然而，張狀元却備有詩云：

「鳳台空說鳳遊時，燕市津門復失期，不信湖南無一分，三年吹徹玉參差。」

## 天下後世公論痛史

民前一年，辛亥革命，武漢三鎮的槍砲齊鳴，打垮了余覺、沈壽所主持的綉工科，學校停辦，兩夫婦在北京城裏賦閑到民元十月，從北京搬到天津，袁世凱陰拒南下就臨時總統職，所釀成的兵變發生在民元二月間，因此，余沈到天津並非爲了避兵禍，而與生活、出路問題有關，這是顯而易見的。所以，她們在天津借用張都督的種植園，課徒授藝，在經費不繼，難以維持的時候，突有南通首紳、民國實業總長命駕來訪，殷殷懇邀前往南通，主持女工傳習所。兩夫妻在前途茫茫，艱難困苦中當然是唯有欣然應允，於是，余覺先一年南下，張狀元派他擔任貧民工場場長，兼營上海福壽綉織公司業務，一年後，沈壽和她的姊姊沈立，往後還有她的胞兄沈右衡，一概都到了南通，分別成爲張狀元屬下的職員，民國以來最轟動的一部羅曼史，自此展開了序幕。

張狀元給沈壽的職務是女工傳習所所長，兼刺綉教員。根據余覺對張狀元的指控，當年張狀元一見沈壽即「驚爲鴈鴻」，這一點是張狀元所

無法否認的，因爲他自己有詩爲證，「惜憶詩四十八截句」的第二、三兩首，就很明顯的道出他的驚艷，這兩首詩有云：

「黃金誰返蔡姬身？常道曹瞞是可人，況是東南珠玉秀，忍聽蕉萃北方塵。有斐館前春水生，唐家插（聞）外暮潮平，登樓卽席殊矜重，不是驚鴻始爲驚。」

張狀元乾脆把他邀沈壽南下，自比做曹操贖回蔡文姬的故事了。蔡文姬是東漢蔡邕（伯喈）的女兒，博學有才辨，又妙解音律。起先嫁給河東人衛仲道，夫喪無子女，回到娘家。不幸被胡騎擄去，在匈奴流落十二年，生了兩個兒子。曹操因爲蔡伯喈是他的好朋友，有感於伯喈無嗣，備下金壁把蔡文姬贖回來，改嫁給屯田都尉董祀。劇曲中的「文姬入堯」，華視所播演的「趙五娘」，都是有關蔡伯喈兩父女的事蹟。張狀元在這兩首詩中以沈壽比蔡文姬，自況曹阿瞞，委實有嫌不倫不類，而且也很唐突綉聖沈壽，令人太覺難堪了。

余覺在沈壽死後，由於張狀元先發制人，把他所撰的「沈雪君哀辭、靈表暨答余冰臣書」合併刊行，公諸於世，使他氣忿難忍，不得不將張狀元「生前軟禁，死後霸葬」他太太沈壽的全部經過，和盤托出，寫了一部「余覺夫婦痛史」，用「鸚口孤鶻生」的別號，在民國十三年全稿付印。可是，書成以後又受到另一次沉重的打擊；上海各大小書局，非但不願代爲出版，甚至一致婉拒承印。余覺無可奈何，只好自己多方設法付梓成書，一直拖到民國十五年，方始鐫了一筆錢

，以上海三在出版所的名義，用宣紙石印而成。

這部「余覺夫婦痛史」全文約計一萬四千餘字，除弁言外，分做上下二卷，一共是二十四頁，他公開發售，訂價一元，特價七角。同時他又以潤筆之資，計劃在蘇州上方山上，建招魂墓，立碑紀實。他把鸚書的潤例減價優待，以三千件爲限，凡是潤資在三元以上的，一律奉送「余覺夫婦痛史」一本。以鸚書生而與土皇帝抗，顯見他是煞費經營的。

「余覺夫婦痛史」的首頁，由余覺自題「天下後世公論」六字，簽名蓋章，以示負責。弁言中，尤其沉痛之至的寫着：

「嗚呼！余之自怨自艾而自痛者，在始終以張審爲善道德能文章，不疑其言聖賢而行盜跖也。詎其對吾妻則陽飾愛才之名，生前軟禁，死後霸葬，更矯稱背夫之願命，以誣死而蠱生。其對余則始愚弄而繼凌壓，築室封墓，以奪吾妻，撰文勒碑，以毀吾名，設阱納罟，以破余家，而猶慮余作不平之鳴也，更施其先發制人手段，刊行一書曰張審庵述撰略，欲以文字掩蓋天下後世人之耳目。一再誣余欺妻，誣妻怨余，冀自掩奪人妻毀人名破人家之非法行爲，致余夫婦益抱不白之沉冤。余乃忍無可忍，不得不將其對於吾妻生前所施種種不端之陰謀，有誘挑不遂之親筆詩函，於遺篋中檢得者，攝影公布，而述余夫婦在南通身受張審愚侮荼毒之前後痛史，揮淚以告天下後世。」

鸚口孤鶻生余覺自敘並書於上海虹口提籃橋招商局公學時在甲子江浙戰中。（下期續完）